

腊味飘香年味浓 青田“晒冬”有情味

■ 吴长沙

年前,在家乡青田的大街小巷,一缕缕香气飘至鼻尖,那般熟悉与美好。

冬日的阳光是带着微笑的,跳跃在每一个勤劳的青田人的脸上。心灵手巧的青田人在冬日的午后开始忙碌起来,把把“舌尖美味”一个个、一串串用红绳连起来,挂上支架,搬出屋外晾晒。各种美食在冬日阳光温情的酝酿下,成为过年餐桌上一道道记忆美食。晒冬,是人们对年美好期盼表达方式之一。食物在阳光和时间的交融下,尽显自然的本真味道。晒冬,不仅晒出了红红火火的年味,也晒出了美好生活的滋味。

隔壁的阿花嫂给上下邻居送了腊八粥之后就忙开了。她扯开热情的嗓子,呼朋引伴,忙里忙外,包着青田山粉饺,搅拌着千层糕,泡着油豆腐……脸上挂着花朵般的笑容,不知疲倦,特有奔头。听说她远在西班牙的儿子携妻带子回家过年,她就更加忙碌了,一心准备年货。阿花嫂一个转身,遇到邻居串门,阿花嫂迫不及待提及即将归国的儿子的消息,她那激动之情,溢满两个酒窝,随之是一阵爽朗的魔性笑声……

为了让儿媳吃到美味的年货,阿花嫂拿出看家本领——制作腊味。制作腊味,需要一个耐心的准备过程。阿花嫂挑选好肥瘦适中的五花肉,洗净后切成两厘米宽的肉条,加入食盐、酱油、白酒,整个腌制过程流畅自然。在制作腊肉过程中,阿花嫂做得一丝不苟,洗净五花肉,并把水沥干。腌制的时候加入高纯度的白酒,起到除腥味之效,还能起到防苍蝇叮咬。腌制两到三个小时,五花肉入了味,成了腊肉的雏形。

手巧的阿花嫂,还多了一道程序,她在刚腌制的腊肉上面压了一块磨盘大的溪石,把腊肉里面多余的血水压出来,这样味道会更好。下午阳光正好,腌制入味的腊肉,挂在了楼顶的阳台,阳台上的腊肉一排排的整齐排列,散发诱人的香味,在阳光照射下,腊味渗出晶亮的油花。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,它们将在冬风和阳光的完美配合下完成惊喜的转变,成为年夜饭餐桌上津津有味的一道美食。

阿花嫂还把制作腊肉过程的视频,发给远在海外的儿子一家。儿子一家看了阿花嫂的制作视频后,直呼“家的诱惑”。阿花嫂听到儿子一家在视频那头的欢呼声,笑得直不起腰,那一阵阵魔性的笑声是充满家的温情……侨乡青田,还有很多像阿花嫂一家一样,充满过年的期待。

很多远在海外的游子,年关临近,归心似箭,想回家尝尝亲人做的菜,那是家的味道。正如歌曲《我的故乡叫青田》所唱:山青青,水蓝蓝,我的故乡叫青田。山粉饺,千层糕,蛋丝酒,田鱼干……山粉饺子嚼出亲情,蛋丝糖酒醉斜阳。千层糕,四角粽,红烧田鱼满屋香。这首歌唱到多少游子的心坎上,歌词中的家乡美食深深地烙在每一位游子的心头,那是家的味道!元旦伊始,2025的第一份爱的表白,全球华侨多语种联唱《我的故乡叫青田》,将家乡的情味,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。

情味飘香年味浓,家乡“晒冬”有意蕴。身在家乡的亲人,亲手晒制各种腊味,制作各种美食,只盼海外游子归。游子归来,一家人围坐一起,举杯同欢,共享温情的美食。春节过后,游子要告别家乡,重渡远洋,继续打拼。这时候,送上亲人亲手打造的腊味,慰藉那份告别的心,是多么贴切适合。带上家的味道,继续追逐生活的梦想。

显然,腊味,味满心间,充满世间的情味。难怪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忙着“晒冬”,挂满了飘香的腊味。原来,腊味架起人们心头最好的挂念,将最珍贵的味道留在彼此的思念里,绽放在团聚的时刻里,融化在成长岁月的记忆里。

回娘家

■ 紫李

又一次回“娘家”了。有悉心准备,姣好的状态,去见“娘家人”。

这里的“娘家”,不是小媳妇回老家,而是回到我从学生时代步入社会的起点,开启我新的人生身份的地方去走一遭。

娘家,我几乎不曾有过这种感觉。这是多大的褒奖?为自己提供养料和庇护,让自己能够茁壮成长的地方,才配得起这种称呼。而我,在这里的回忆微乎其微,早已悄然淡去。人的记忆是勤快的少妇,会把好的、坏的、有用的、无用的记忆一并清扫,绝不让凡尘染指半分。只是因为,这是曾经的友人对这里的称谓,顺势也把自己比作“娘家人”了。

后面便不曾回来。浮沉之间,转瞬六年。无奈事与愿违,越是抗拒的,越要迎面走来。人啊,可真会开玩笑!当我有了非来这里不可的理由,我便也不再抗拒回忆,开始坦然重新踏上这片土地。意想不到的,在踏入的那一刻,竟然开始想念,开始追忆。那些曾熟悉到无以复加的地方在一点点变得陌生,连同那些曾经认识的人,连同我也一并变了。

我开始试图做功课,看看那些突然的偶遇还能不能叫得出姓名。那毕业就承载了我的青葱岁月,我的第一份工作,我的教书启蒙,我的亦师亦友。那些看到了便为你露出的欢迎你回来的笑颜,承载了我回来的意义。

你,当然不是一个人,你来这一遭,并不是一无所获。“才工作十年,真年轻。”这,绝对是相对论。在我看来我已老到足以躺平。一直觉得自己青黄不接,但我不能说,除了那些冉冉升起的新鲜血液,大部分都是我的前辈。不能提老,只能说没那么稚嫩了吧?

只是,那曾经的操场已然拓宽,为它开路的是辗转四年的教学楼。我曾经无数次上演“奔跑吧”的走廊早已推平,那熟悉的宿舍楼早已换了新衣。曾经点拨过你的领导向你伸出了欢迎之手,曾经熟悉的面孔早已忘却姓名。曾经上过的课,教过的人,说过的话,流过的泪已成烟云袅袅。不知道你又会以怎样的姿态活在谁的记忆中,占据着一席之地。

只愿再次擦肩,你会笑着迎接我,而不是视而不见。哪怕你说的话无关痛痒,只想借此追忆那些愉悦的记忆。人,终究是需要庇佑的。不得不承认,你终究活成了“娘家人”。在这片叫作“娘家”的土地,你获得了滋养与救赎。



记忆中的 那碗“杀猪肉”

■ 章爱玲

在我儿时的记忆深处,村里一直有个美好的习俗,哪家要是杀猪了,总会热情地给左邻右舍送上一碗精心烧好的“杀猪肉”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猪肉,而是将猪身上的各种内脏汇聚一堂,煮成满满一大锅的诱人美味。

妈妈说,自我出生后,我们家就不再养猪了,不过奶奶家还一直养着。那个年代,尽管生活水平已在逐步提升,但能经常吃到猪肉依旧是件稀罕事。平日里,蔬菜粮食基本都是自家种植,自给自足,荤食方面,吃得最多的就是自家养的鸡,鸡蛋倒是不缺。

那时的人们,对于精肉和瘦肉并无特别的偏好,关键在于有没有肉吃,只要能吃到肉,不管是精肉还是瘦肉,大家都满心欢喜,毕竟在那个年代,能有肉吃的机会实在不多,肉对我们来说,就是无比美味的佳肴,人人都渴望品尝。

我们的村子不大,几十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分布着,是一个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南方小村庄。每到入冬或腊月,村民们就会把养了一年的肥猪宰杀,用来过年,因为只有天气凉了,猪肉才便于存放。

冬季,寒冷的空气弥漫在天地间,屋内屋外仿佛成了天然的大冷库。有些人人家看着自家养的猪足够肥壮了,就会提前宰杀,然后将一半猪肉卖给杀猪师傅,好换些钱去购置其他年货。

猪的一生,可谓是先享受后遭劫,平日里好吃好喝地被供养着,一旦养肥,便难逃被宰杀的命运。村里若有几户人家要杀年猪,都会相互错开日子去请杀猪师傅,以免师傅忙不过来。

若是得知哪家要杀猪,那户人家很快就会热闹起来。杀猪前,要准备好杀猪的凳子、烫猪毛的桶、接猪血的盆等等,那些大大小小的刀具则由杀猪师傅自带。倘若自家缺少某些工具,还得去邻居家借用。

一切准备妥当后,便开始烧好开水静静等待。接着,会叫上村里几位身强力壮的男人来帮忙,毕竟大一些的猪得每人抓住一条腿才能按得住,要是没按住让猪跑了,那可麻烦,之前也确实听说过这样的事,所以大家都格外小心。

院子里,很快就聚集了许多前来看热闹的村民,有些是想买肉的,有些则是想过来帮忙顺便蹭顿饭吃。小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奔跑,生怕错过任何精彩的瞬间,而我呢,既想凑上前去看个究竟,又害怕看到杀猪的血腥场面,只好躲在大人身后,时不时地偷偷瞄上一眼。

只见杀猪师傅系好皮围裙,穿上雨靴,将猪从猪圈里赶了出来,几个壮汉迅速冲上去,紧紧抓住猪的大腿,齐心协力地把猪抬到高高的大凳子上。随后,杀猪师傅手持尖刀,精准地刺进猪的要害部位,此时,主人会赶紧把大盆放在凳子下面,接住从猪头流出的猪血。

随着一声声“杀猪般的吼叫”逐渐减弱,没过几分钟,声音便彻底消失了。小时候,父母总是不让我们小孩子去看杀猪,因为那场面实在是太血腥、太残忍了。

接下来就是倒开水烫猪毛、刮猪毛,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着,有些人还会兴致勃勃地抓起刀来帮忙。最后,便是开肠破肚,挖出内脏,不一会儿,一头猪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,猪头、猪腿、内脏等都被分别放在不同的容器里。主人则在一旁忙得不可开交,跑前跑后,拿这取那,将各个部位该分开的分开,该清洗的清洗。

等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,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烧一锅美味的猪杂汤,让过来帮忙的人都能吃上一碗香浓的“杀猪肉”,同时也会一碗碗地送给附近的街坊邻居解解馋,大家都知道,邻里之间有来有往,感情才会更加深厚。

记得那时我上小学,因为缺钙,小腿经常疼痛难忍,每次放学回家,我常常是疼得边哭边往家走。有一次,我的腿又开始疼了,回到家,妈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痛苦,我的脸皱得像苦瓜一样。妈妈微笑着对我说:“你过来打开锅盖看看。”当时我疼得都快哭出来了,可当我打开锅盖,看到锅里热着的那碗“杀猪肉”时,顿时眼前一亮。妈妈把香喷喷的肉汤端出来,温柔地说:“姐姐哥哥还没回家,你赶紧吃点补补,吃了腿就不痛了。”

其实,那个时候也并非长时间吃不到肉,只是觉得这猪杂汤格外美味,汤里有大块的肉、鲜嫩的猪肝、滑嫩的猪血、软糯的猪大肠小肠,再加上一些新鲜的大蒜叶,那味道真是香甜可口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如今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想吃点什么随时都能吃到,过年过节的气氛也渐渐淡了,再也没有了童年时期那种对美食的幸福期待。每天餐桌上都变换着各种饲养的鸡鸭鱼肉,可无论这些美食多么诱人,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碗“杀猪肉”的味道了,也许,童年的记忆和那份纯真的情感,才是那碗“杀猪肉”最美味的秘诀吧。

船行瓯江

■ 林建利

父亲二十岁那年,爷爷将家从大山深处搬到瓯江边上一个叫下岸的地方。我们家属三无人,无地无山无户口,全家靠爷爷经营航运为生。

爷爷老了,撑不了船,子承父业,父亲便成了“船老大”。

父亲的撑船技术,在我们乡里,远近闻名。他在瓯江摸爬滚打几十载,八百里瓯江水况,哪里深,哪里浅,哪里水流急,哪里是汇角,一清二楚。过硬的撑船技术,父亲一辈子没有出过大的航运事故。

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,我跟父亲去云和,运木材到温州贩卖。

那是一个月朗星稀,天空悠远的夜晚。父亲坐在船头,静静地等紧水滩电站放水。我听到了流水撞击船板的响声,是涨水了!父亲便果断一声:“开船!”动力轰鸣,逆流而上,要出航到丽水云和。

寂静的夜,江水在轰鸣声中泛起白色浪花,一路欢歌,激情澎湃地驶向目的地。瓯江两岸,溪滩上的鹅卵石泛着灰白色的光,群山连绵,仿佛是一条长龙,在夜色下不动声色地后移。江风,甜甜的,凉凉的,轻抚着我的肌肤,舒适又凉爽。我兴奋又紧张,期待快点到达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和一个叫朱村口的地方。船是第二天下午才到那儿的。有一个村民像是和父亲约好的,早就在岸边等候。

父亲招呼一声,那人便转身迅速离去。不一会功夫,三五成群的村民,抬的抬,扛的扛,把一段段木头搬到船头来。都是杉树,锯成一样长短。过秤,我负责记账。在他们眼里,我是个文化人。他们也试着用普通话和我交流,可能是方言太严重,我怎么也听不懂。写名字成了一件尴尬事,不时写错了字,须得让他们看过,再修改。有时,他们会笑着说:“没事,没事,错一个字,那人,不还是我吗?”

父亲没有马上付钱给他们。

“只管运去卖了,下次来,再给钱,呵呵,不迟的。”村民擦着汗,憨憨地笑着跟父亲说。

父亲一边忙着堆砌杉木,一边跟他们打招呼。竟然是我似懂非懂的云和话呢。父亲的语言天赋,不得不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。

“温州客”是奶奶对我亲昵的称呼。

去了一趟温州,我一手提着海鲜,一手上挂着衣服。海鲜,大多是腌制水龙鱼和紫菜,偶尔也会有小虾米。八十年代中期,在农村,这些海鲜是极为奢侈的配菜。

我从船上下来,快步如飞地走在粉尘飞扬的大马路上,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,奔向我那黄泥墙黑瓦片的老屋。

小伙伴们一双双羡慕的眼睛,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盯着我瞅,我的身上似乎还夹杂着城市和大海的味道。奶奶兴许是知道我要回来了,早在老屋台阶上遥望。看到我,那一声“温州客”,让我美上好几天呢。

在同龄人中,我是最早知道“番茄”这个物种的。

船,从大海进了内河,让我们开了眼界,不仅仅是空气中满溢出来的腥味。岸边那大片大片田野上,半枯半黄的茎和叶子,不知是何种蔬果。

父亲将船只泊在岸边,对我们说,那片是番茄田,农民已经摘了番茄。

让我们去田地里捡漏,或许那上面会有未被采摘完的番茄。

父亲还神秘地告诉我们,青色的番茄有毒,千万不能要,要摘红的,快去快回!

我们箭一般窜出去,紧张地四处寻找。哪有什么红色的,除了青色的,便是枯藤黄叶下隐藏着几个黄番茄,瘦不拉几的。这些小番茄对于我们来说,已是难得的美味了。有点甜,有点酸,透着城市的香味。那味道,远比现在市场上的大番茄令人难忘。

我读初一那年,去看电影的路上,不小心摔断了胳膊。乡下教书的姐姐接到口信,第二天匆匆赶来,带我去县医院医治。同时,托人带了口信给父母。父亲船到县城码头,携母亲前来看我,那时我接好了断裂的骨头,打着药膏的手用绷带挂在脖子上。

“反正不能上课了,干脆去一趟温州吧。”父亲似是征求我的意见。父亲奔波于生计,我又整年在外读书,我们父子实乃少有机会见面,即便见了面,父亲也极少过问我的事情。那天,父亲的眼睛里蓄满了温情,黝黑的脸上满满都是慈爱,声音低低的,像春天里的风,轻轻拂过。

遽然,心底有一股暖流在涌动,感动得想流泪。我望着父亲,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船到温州上陡门,便有“马郎”(搭客)来,大大咧咧走进船仓,一番讨价还价,搬运工人便来运木材了。

父亲结了帐,怀揣一沓钱,带我进城,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推自行车回来,父亲笑着说,以后,就骑自行车上学去。我家到学校,不近也不远,走山路,要一个多小时。

那是我们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。我眼眶湿湿的,心很温暖,很温暖,无以表达父亲对我的爱。

父亲开船也有意外的事发生。有一年冬天,父亲顶着凛冽的江风,动力船半个船身没在水里,父亲一动不动盯着前方大拐弯,一条水堤将江水一分为二,那里水势湍急,水花四溅。父亲一个不留神,船搁浅了。

父亲只能下水,用肩膀使劲扛,船纹丝不动,又将竹篙插入船底,肩顶着竹篙推,船动了一下,父亲心中一喜,便继续用力,一点点挪动船身。船终于离开了礁石。幸运的是,石头没有顶穿地板,船只很安全。待父亲爬上船,方才发现一只鞋子没了,双腿冻得已麻木,失去了知觉,搓揉好一会儿才有知觉。

这是父亲事后告诉我的。父亲说,这还不算险的。有一回,船驶近大海不久,倏尔狂风大作,惊涛骇浪,一次次凶猛地袭击着船体,海水扑进船仓。海面上,黑压压的,望不到边,载着重重货物的船,像一只蚂蚁在水中央挣扎,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。父亲身着军大衣,一根绳子,一头系在船尾,一头捆绑在身上,双手死死把住铁舵柄,船上下颠簸,艰难前行。

父亲说,那次他孤身一人,特别无助。特别想念奶奶、妈妈,还有我们几个兄弟姐妹。他是怕再也回不来了。

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后,祖母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从事航运。行船在瓯江上太危险了,每次出船,祖母和母亲都是提心吊胆的,直到父亲平安回来,吊着的心才放下。而父亲总想再出船几趟,再赚一些钱,让我们生活宽裕一些,在众人面前体面一些。

在父亲五十岁那年,姐姐师范学校毕业,当了一名老师,我和弟弟妹妹也考上了中专。那一年,父亲终于愿意听从祖母和母亲的话,放下了撑篙,告别他一生的行船生涯。

